

三川烟火

年集

■常全欣

故乡的村子叫常楼,位于沈丘县,与淮阳、郸城交界。由于离县城较远,村子西头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集市,叫常楼集,农历双日为集。平日,集市是露水集,吃早饭的时候,差不多就散了。日子一进入腊月,年的味道就在集市上浸染开来,腊月二十,年集开始了!

揭开年集序幕的,是做小吃生意的乡亲。凌晨三四点钟,乡村还被漆黑的夜色笼罩着,炸油条的、包包子的便已经生火。用一把麦秸引着火苗,放进灶炉,再加上几根劈柴、几块煤炭,见火势起,呱嗒呱嗒拉起风箱。不大一会儿,炉火熊熊,撕开了集市的黑暗,风箱声、柴火燃烧声,唤醒了集市。

得集市在家门口的地利,那些年,占摊子是村西头孩子们的年集必修课。头天晚上,各家抬去一张床放在自家地头,第二天凌晨,早早地爬起来守在那儿。天蒙蒙亮,做生意的便来寻找摊位了。见有床有人,人家倒也知趣,拿三块五块钱,算是给的租赁费、辛苦费。当然,要看是做什么生意的,如果他挣的是大钱,比如卖牛肉的,那至少也要拿上十块。如今想来,倒有些“靠山吃山”的意思了。

一切准备就绪,天已大亮。赶年集的人来了。

年集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方圆五六里的乡亲纷至沓来,相约春节之前来一场购物大联欢。先看赶集路上,离集市近的乡亲,挎着竹篮子步行,一天往返几趟,毫无累意。离集市稍远的,则用自行车代步。男人骑着,前面带着孩子,后面坐着妻子,都喜盈盈的,顶风劈雾冒雪,头发上眉梢上结了白霜。自行车是进不了年集的,于是就衍生出看车子这门生意。我们家有一块责任田在村子南头,是南边几个村子乡亲赶年集的必经之地。那些年我和哥哥占摊子的同时,在地头用绳子圈了一块地,看起了车子。还别说,几场下来收获不小,但苦也不少,站在地头,四面八方的寒意无孔不入,唯有用烂苹果一样的脸当代价了。

较平日的集市,年集被乡亲们热情膨胀出了更大的范围。往南往北,都接近前后两个村子,往西越过学校,顺着小河,小路、河坡、麦田,都变成了集市。河两岸,你来我往,欢声笑语;河水边,霜落芦荡,萧瑟如画,一层薄雾轻轻笼罩,让年集的外围诗情画意、仙气飘飘。

外围当然没有核心地带热闹。走,咱们往里面走。赶年集的人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闹市,寒凉的雾气被冲散,凛冽的空气被焐热,一条人头攒动的河流,推着你不往前走。

年集少不了生活区,这里最见人烟烟火。各类蔬菜自然不说,最有年集特色的,是卖“五香八大味”的,八角、胡椒、红辣椒,现磨现卖;是卖水果干货的,瓜子、花生,还有祭灶糖,酥甜可口;是卖各种熟食的,尤以大块的牛肉最为色香味美,令人垂涎。一年,父亲带着我去买牛肉。作为价格高昂的食物,牛肉是不能随意买的,必须货比三家。在摊位前,父亲问,这肉烂不烂?老板不屑,用刀切了一块儿,递给我,说,让小伙子尝尝就知道了。连续问了几个摊位,父亲也没有下定决心买哪一家的。隔一天,父亲问,咱还去买牛肉?我不好意思,低声说,如果是前天那几个卖牛肉的,咱就别再去问了。

过新年添新衣。服装区让年集变得五彩斑斓。集市上几间最排场的高大瓦房,是供销社。供销社的门口,是卖布料的、做衣服的。布摊前,一匹匹不同颜色的布料一字排开,供人挑选。相中了哪一款,扯下一块,送到不远处的裁剪师傅那里,量身定做,隔日可取。有一年,最是流行“公安蓝”,母亲让裁剪师傅为我做了一身套装,上衣一对肩章、四个口袋,裤子两侧两道黄线。穿在身上,我足足神气了一个春天。

学校门口有卖年画的、卖中堂的,火红的灯笼、烫金的“福”字、漂亮的窗花,装点着年集文化区。年画最是丰富多彩,有电视剧照,有梅兰竹菊图,还有“四大天王”的画。我爱看画,特别是剧照,如饥似渴一张一张地看,脑海里想象着电视里可能出现的镜头,陶醉在文艺的世界。每年腊月二十二,学校放寒假,我们会买上一幅幅年画,赠给敬爱的老师,感谢他们的辛劳。父亲是老师,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年画,贴在屋里,一切看着都是新鲜的。喜竹是那些年过年时的“氛围担当”,买回两枝固定在方桌两侧,连接成拱门形状,再挂上花生,贴上剪纸,青翠欲滴的喜竹映着摇曳的火红烛光,小小屋子顿添几许风雅,几多春意。

最热闹的是集市中央的十字街。作为交通枢纽,南来北往走东串西的人都会经过这里,这是年集的美食

区。东北角,是豆沫和油条摊子,西南角,是胡辣汤摊子。豆沫老板的叫卖中气十足且富有特色,“豆”字干脆利落,“沫”字韵味悠长,只听这叫卖声,豆沫的香味儿就已经钻进鼻孔。胡辣汤,与如今在城里喝的不同。汤稀稀的,只有几块被切成三角形的薄豆腐,偶尔能见到一段黄花菜,能吃到肉绝对是幸运。寒冷的冬日早晨,喝上一碗热乎乎、酸辣辣的胡辣汤,或者香喷喷的豆沫,就上一个流油的包子、一根酥酥的油条,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卖灶爷画的穿梭于人群之中,是年集的最大特色。一张灶爷画一毛钱,本薄利小,占个摊位划不来,只有四处走着叫卖。由于门槛低,当年我也卖过灶爷画。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将灶爷画高高地举过头顶,喊着“请灶爷了,请灶爷了,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老灶爷了,几个年集下来,也能挣上十来块钱。说是“卖”,是对灶爷的“大不敬”,但不给钱,我们也绝对不能让人把灶爷请回家。1993年大年三十,中午时分,鞭炮声此起彼伏,这一年的年集将要散了,我手里还捏着一沓灶爷画,等待着请他的人。原本这件事已经遗忘,13年前的腊月,我在母亲去世后收拾老屋的时候,在我的旧书柜里偶然见到了那沓灶爷画,已经泛黄、枯烂。我不敢动它,又锁住了书柜,一直到现在。我生怕抖落的尘埃惹红双眼,让我想起那远去的一年又一年。

凡人心语

年味儿

■李晓东

随着时光的流逝,
人们告别了寒冷的冬日,
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
春节,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也是一家人团团圆圆、
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刻,
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年味儿,
是孩子们的眉开眼笑,
是子孙绕膝的欢声笑语,
是为迎春而忙忙碌碌的身影。
年味儿,
是窗明几净焕然一新的庭院,
是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灯笼的热闹,
是街头巷尾燃放烟花爆竹的喧嚣。
年味儿,
是集市上的摩肩接踵和声声高亢的叫卖,
是彻夜排队、不远千里回家的那张车票。
年味儿,
是团圆饭桌上一家人的笑脸,
是长辈们真诚的祝福,
是红包里厚厚的压岁钱。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
让我们携手,
将年味和成馅儿,
包成饺子,
用亲情做水,
用热情烧火,
放到家这个热锅里,
将全年的祝福及所有的情感煮熟。
端到家人围坐的那张餐桌上,
年味便出现在了你我一句我一句的话语里,
绽放在满脸的笑容里。

人与自然

立春飞雪

■张杰民

天气变化无常,立春前几天还艳阳高照,突然,气象部门先后发出暴雪蓝色、黄色预警。果不其然,从1月31日至2月4日,全市下起了暴雪,田野、村庄、河流,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俨然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立春,被视为一年的起点,标志着万物闭藏的冬季已过去,随后进入风和日暖、万物生长的春季。没有想到,立春时节依然春寒料峭,万物尚未复苏,又受到飞雪的洗礼。

小时候,我家住的是草房,由于天气异常寒冷,下雪后融化的水从房檐上流下来冻成了冰凌条子,耷拉着足有尺把长,我常常掰个冰凌条子,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地嚼,不是冰棒,胜似冰棒。我的胃不太好,母亲害怕我吃冰凌条子伤胃,多次严厉斥责我。在风雪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常常堆雪球、打雪仗,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说冷。村边有个护城河,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我们常常在河上滑冰或玩陀螺,玩得不亦乐乎。

近几十年,冬季气温升高,从房檐上耷拉下来的冰凌条子短了,孩子们也不能在河面上玩陀螺了。看到今年立春的这场大雪,我仿佛找到了久违的感觉。过去天寒地冻不嫌冷,而今离了空调难生活,是否养尊处优惯了?

雪下得大,我感冒还没有好透,两三天没有出门。在院中,我用铁锹铲雪,铲着下着,下着铲着。我傻傻地

望着棚子上厚厚的积雪,它是那样晶莹剔透,真想吃上几口。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雪花,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一尘不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雪花则自然天成、一尘不染,这不都是我们做人应该效仿的高洁品质吗?此外,雪还有美好的寓意,“瑞雪兆丰年”,表达了人们对农作物丰收的期盼。从科学的角度看,“瑞雪兆丰年”确有一定道理。冬雪像是给庄稼盖了一层棉被,保护着农作物不受严寒的侵袭。雪水滋润着土壤,为农作物提供了必要的水分和营养。在雪水的滋养下,土壤变得更加肥沃。除了对土壤和农作物有益外,瑞雪还有助于消灭害虫和病菌,为来年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立春不仅是气候上的转折点,也是农民开始春耕的时节,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揭开了序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在乡镇工作十几年,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和农民辛苦。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看到大年初一还有老百姓挑着粪桶给小麦施肥,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立春之后,农民已做好土地整理、农具检修,以及各种物资的准备,确保不误农时不误春,保证生产的高效、安全和环保,把“瑞雪兆丰年”的愿景落到实处。

立春飞雪给大地带来了美丽的景色,立春飞雪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立春飞雪充满了人们对这一年农作物丰收的期盼。代表着冬去春来的,正是立春时节这一朵朵晶莹剔透的雪花。

